



Sudoku

凯·摩根数独侦探小说系列

数独，让世界为之疯狂的智力游戏——

一重重数独迷雾，一场场精心策划的谋杀——

【美】凯·摩根 著 史国强 译

45

世界上最牛的
数独侦探小说来了！

密
码
数
独



现代出版社
MODERN PRESS

Death by Sudoku

凯·摩根数独侦探小说系列

密码数独

[美] 凯·摩根 著 史国强 译



现代出版社
MODERN PRESS

图字：01 - 2010 - 0456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密码数独 / [美] 摩根著；史国强译。—北京：现代出版社，
2010.5

ISBN 978 - 7 - 80244 - 723 - 3

I. ①密… II. ①摩… ②史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
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（2010）第 065944 号

版权所有 © 2007 by The Berkley Publishing Group.

保留所有权利，包括以任何形式复制全部或者部分的权利在内。

本版系与 Berkley 出版公司——企鹅集团（美国）有限公司的成员——协商
出版。

著 者 [美] 凯·摩根
译 者 史国强
责任编辑 张桂玲
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
通讯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
邮政编码 100011
电 话 010 - 64267325 64245264 (传真)
电子邮箱 xiandai@cnpitc.com.cn
印 刷 北京市平谷县早立印刷厂
开 本 880mm × 1230mm 1/32
印 张 7.5
版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 - 7 - 80244 - 723 - 3
定 价 21.00 元

版权所有，翻印必究；未经许可，不得转载

这个小说要献给我的妈妈，她是我第一读者，而且她总是讲真话。反正我爱她。

因为有个人我的小说才能出版，如果不对这个人说句感谢话，那我的谢辞就将有所缺憾。所以要感谢我的编辑伯克利的萨曼莎·曼德，她不仅极力推荐我的小说，而且还狠狠帮了我一次，创造出小说中的世界及其中的人物。

卷一 裸对

不要因为这个名字兴奋不已。在数独游戏里，裸对还没有达到 X 级——事实上，裸对还不如难解的 R 级别高。裸对是指在一行、一列或一个方格里，有两个空点的选择是相同的（仅此两个选择）。裸对之所以存在，因为两个选择就等在那里。非此即彼。从逻辑上说，如果选择出现在 2 或 4 之间，那第一个空点上选了 2，第二个空点就要选择 4。这还意味着在所有已知的行、列或方格里，可以从候选数里淘汰 2 和 4。因为这两个数已经被用过……

——选自莉莎 K 《数独线索》

1

低下你的头，坐稳了，莉莎·凯莉无数次告诉自己，此时的她正缩在座位里。喊叫声马上能停下来。两个半小时的飞行已经接近一半。现在这些小家伙应该累了。

莉莎这次因事从俄勒冈赶往南加州——她希望这次数独大赛能推进她的事业。不幸的是，大多数（99%）前往奥伦基镇的其他乘客心里都有另外一个目的地——迪士尼乐园。这些度假人都是陪孩子来玩的。

这架737开始时还很安静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是的，孩子们很兴奋，但是他们也想睡觉。早上7:15的航班，提前三个小时要赶过来，所以大多数人都想睡觉。对于莉莎来说，从美丽的少女滩开车来到波特兰，这就是说她还要额外留出一个小时，一大早就得起来旅行，这种事自从她结束通宵达旦的大学生活之后，再也没有发生过。至少现在她知道这种事没有留在记忆里。如果你的视线模模糊糊，看不清东西，那就很难把这些东西留在你的记忆里。

反正她拖着身体来到车旁，确认车道安全之后就上路了。但莉莎很快就发现，如果不好好喝上一杯咖啡，就没有办法按时赶到机场检查行李什么的。

但是在她居住的小镇上，24 小时的便利店成了稀罕的东西——其实是不存在。莉莎的运气来了。她能在城中漂亮的少女滩妈妈咖啡店里弄来一杯老咖啡（很可能是昨天煮的）。妈妈没在店里，但她的儿子加尔文在莉莎开过来时刚好要打开店门。他费了好一番周折才把钥匙插进去。这个动作，而且在这个时间，等于告诉莉莎他来店里是为了寻找解酒的东西。至少，他杯中的东西闻起来更像药而不像咖啡。刚才莉莎开到半路上还希望，他也能为她弄点喝的，打包带走。

飞机进入巡航高度之后，莉莎开始打盹——机舱内压力发生变化，每个孩子的耳朵在同一时间里都有强烈的感觉。他们不知道这其中的原因，但是他们对这些根本不喜欢。他们不知所措的父母也不知如何是好，机舱内的服务人员显然是溜走了。

莉莎知道，她寻找乘务员，一个也没找到之后她索性坐在那里活受罪，静观其变。

她心里想：身旁的小孩可能在歌剧方面大有作为，因为他的声音极高，而且能够把握音符。

当这孩子终于不再把声音向外宣泄时，莉莎将目光转过去。她很意外，这孩子为什么不出声了。小家伙正从昏昏欲睡的母亲肩上抬起头来四处张望。一滴泪水从他粉红的面颊上流下来，还有一滴泪水停在他太长的睫毛上闪闪发光。拉长声音哭喊之后，他正调整自己，所以双唇还在颤抖。

从根本上说莉莎还是喜欢小孩的，虽然说她面对的是一大群连哭带嚎的小家伙。她冲着小帕瓦罗蒂勉强一笑，说明她是同情他的。她做出友好的反应之后，那孩子才没有再次大哭。

他一把抓过放在她膝盖上的那顶帽子。莉莎出门之前将帽子和大太阳镜顺手扔到背包里。她觉得返回大洛杉矶时有必要把自己挡在好莱坞式的伪装后面——说不准你能撞见同行。

她对自己一笑。这个行业——好像只有南加州才有一个。

坐在她右边的那个小家伙把这微笑当成了鼓励。他一边从帽子里偷看她，一边抬起帽子，玩起了藏猫猫。他的眼睛一出现，莉莎就装出大为惊讶的样子。她的小伙伴玩得挺开心。

他把帽子放低，朝她做鬼脸，露出了四颗崭新的牙齿，然后又靠过来拍拍她的手。他们二人皮肤的色调大不相同，小家伙对此很是好奇——他又白又粉的小手指与她未被太阳照过的白手心形成鲜明的对照。莉莎笑了，因为她突然想起大学时的一个男朋友，竟把她形容成“金色的东方公主”。这句话大概有一半是真的。当然了，她仅是 50% 的东方人——或亚洲人，那一阵子电脑业的人刚开始用这几个字。她身上其余都是纯粹爱尔兰人，从发红的头发到秉性，都是爱尔兰人。

她的小伙伴坐在那里四处搜寻，结果找到了一个好玩的东西。他拿出来一本婴儿读物，将厚厚的硬书页翻开，里面有一个哈哈镜，小家伙靠过去朝镜子里张望，然后把镜子递给莉莎。

莉莎一边玩一边注视镜子里自己那张变了形的脸，这都是因为镜子具有扭曲的功能。她高高的颧骨向外凸出，那是凯莉的遗传，还有一个高傲的鼻子，这大概是诺曼先祖留给她的。她面部的其他特点是纯粹的渡边——杏仁形的黄眼睛，一张嘴比传统美人的稍稍宽了一点点。“太大了。”她那个不讨人喜欢的哥哥经常告诉她。至于她身上的其他地方，她总是认为自

己的身材挺结实，但另一个大学男朋友把这个形容改成“曲线美”。

小帕瓦罗蒂很有风度地接过书，然后又伸出手去，这一次是要抓她的头发。莉莎扫了一眼打瞌睡的孩子妈妈。孩子妈妈留着一头金黄的短发。这小男孩显然是从来也没有见过长发齐肩的女性头发。他想知道更多的东西。他用手指戳了戳，然后又拍了拍，接着拽了一把头发。他把头发放到嘴里，发出咿呀的声音。显然，黑黄色的头发与自然的栗子色尤其适合这个小男孩的口味。

他将身子靠了过来，他那水汪汪的蓝眼睛与她的黄眼睛四目相对。

这时飞机猛然一抖。小家伙跟着哭了一声，这声音马上传入莉莎的神经末梢。不过，他不再嚼她的头发了。半睡半醒的母亲应声而起，再次把自己的孩子抱到肩上，用手轻轻拍打。

“抱歉了。”她嘟囔了一句，显然是累得不想说话。

我，也累了，莉莎一边想一边小心翼翼地检查自己的头发，不知是多了还是少了，这都是因为那个小崇拜者。

等飞机就要在约翰·韦恩机场降落时，这场临时音乐会才告结束。

莉莎跌跌绊绊地下了飞机走向机场大门。她想自己根本用不着伪装了。三岁以下的人不会朝莉莎看，以为她是好莱坞的人！赶了这趟飞机，她又睡不好觉，所以她相信现在这个尊容，过去与她见过面的人谁也认不出来。

最后，她戴上帽子和太阳镜。两样东西挡住了她的头发和半边脸。作为好莱坞的推销员，她见过不少人，所以有时在莉

莎看来，你要是在南加州抛出一块石头不可能打不到一个搞电影的。

莉莎在取行李的地方有意避开那一大群蹒跚的孩子和他们的父母。她这一天要用的东西都装到背包里，所以她能独自一人从一楼出来。此刻她的太阳镜好像发挥了作用，明亮的光线从大窗户里洒落下来，照到上面弧形的棚顶后又反了回来。她朝通道走去，数独游戏专家威尔·辛格尔顿把她从西北请过来参加这次大赛，他应该站在约翰·韦恩塑像下面接她。

两个小时困在飞机上，耳朵里充斥着孩子们发出的噪音，根本无法入睡，当然了，那个小不点还拽她的头发，此刻莉莎脑门儿阵阵作痛，这也是顺理成章的。她想吃一片阿司匹林，然后打个盹——按这个顺序来。至少莉莎知道，她要安静地休息一下才能应付数独大赛的资格赛。她要通过资格赛。威尔擅长高深的数字游戏，行内的人都知道。她确实想在晚上回家时将胜利者的奖杯带上班机。

余下的时间呢？她笑了，没有理会肩上压下来的重量。她有一本好书，一个空白的笔记本，她大概还有足够的时间使用这两样东西。莉莎将肩上的背包带移到更舒服的地方。这背包比平时还重。她要用的东西都带来了，有要换的衣服，有一个小箱子，要是她留在此地过夜的话就能派上用场。

莉莎最后来到9英尺高的铜像下，这尊像是为纪念好莱坞最大的牛仔建造的。她慢慢转过身来，四处寻找威尔或她的崇拜者，这时一双手从上面挡住了她的双眼。

“谁呀？”

这不是威尔。有一点可以肯定，要是威尔跟她玩这个把

戏，手不可能从上面下来。再说，不论是威尔还是打比赛的其他人，对她都没熟到这个份儿上，还不能开这样的玩笑。

更为重要的是，她今天早晨玩够了藏猫猫。

从小与好捉弄她的大哥哥练就的反应，长大后又经过好莱坞防身术的磨炼，她马上本能地警觉起来，莉莎将胳膊肘用力向后顶去，后面的人叫了一声。她抬起双臂拨开脸上已经放松的那双手。她转身时背包落到地上。她准备用两个拳头将后面的人打翻在地——结果她愣住了。

她认出了后面的人：“德里克？”

德里克·罗宾斯弯腰站在那里，两只手压在太阳穴上，他那张漂亮的脸疼得变了形，连气都喘不上来了。这一击果然有效，他的皮肤红一阵白一阵。一瞬间他肺里的空气都被打了出来。

德里克用力呼吸，胳膊摆个不停。他的前额打成了一个结，但他的脸色好了一些。他还得再喘上几口气才能说话。

“你知道，我节目里有个女替身演员，我用手捂她的眼睛，结果与这一次是相同的。”他终于说出话来，“我没料到一个经纪人居然能出重拳。”

“经纪人很快就成为过去了。”莉莎告诉他，“算你走运。米歇尔·麦克森大概早把你的奖杯抢走了。要是你有两个耳朵的话，你在游戏里还能领先。不然，也许她要到别人身上找那磅肉了……”

莉莎一提到她的合伙人，德里克打了一个寒战，也可能是想起了她的惩罚。

“在背后说没死的人，不管你说好话还是坏话，都是不吉

利的。”

这个演员做出如此的反应，莉莎强压住才能不笑出来。米歇尔·麦克森是她的老板，她在好莱坞名人里称得上女战神。“强攻”和“不留俘虏”等短语能说明她办事的风格。靠米歇尔在传媒领域的智慧和关系，她能在好莱坞成就一番事业——或毁掉事业——一次严重的失误足以毁掉事业。

和米歇尔做事莉莎大有长进。她学了不少东西，知道如何使用技巧在城里为自己开路，所以才能变成合伙人，但她在外人那里依然是理想的合伙人。大家喜欢莉莎——大概这是因为莉莎也喜欢大家。最能说明她处世手腕的是，莉莎的生活一塌糊涂，离开好莱坞有你没我的竞争返回俄勒冈的老家之后，莉莎与米歇尔依然要好。当莉莎的生活发生骤变之后，她选择了一个压力不太大的地方过了几年。

此刻，德里克好像还要把她送回原地。

这个明星还在揉肚子：“这一拳打得实在是太重了。”

“说我小题大做，也许。”莉莎承认，“我最近反应有点过敏。我，我不知道怎么称呼他。感觉良好的人有点低俗。溜须拍马的又太没意思。秘密的崇拜者都错了——我到哪儿都能见到他。反正他搞得我很神经。我在俄勒冈当自由撰稿人，我和这个年轻的电脑技师是同一天开始的。我们出去吃了几次午饭，但他说这就是爱情或命运，反正他的目光离不开我。”

“我的天！”德里克说。

“可不是嘛！”她叹了一口气，“我正在想方设法打消他的念头，但还不想伤害他。”

“打在下面那一拳很疼，这是你知道的。”德里克说。

“不好意思了。”莉莎朝他做个鬼脸，“下次先报上名来，欢迎你的方式就不一样了。你原来是想送我个惊喜，结果我还以为你是汉克……你知道发生的事。最近他还要搞一次 PDA。”

“PDA 是指当众示爱吗？”德里克说，“你为什么对他那么好——为什么？在我看来，他才是十足的感觉良好。”

“我想他不是有意的。那更像是他不知道如何做出反应。我想，汉克这个人，一方面有高中生生涩的特点；一方面又有恋爱指南上写的疯狂的特点。那一天他给我邮来一包糖，说是要庆祝国家‘伙伴节’。我连听都没听说过，更不用说还要吃糖了。”

“嗯，我开始明白莉莎的死亡之肘后面都是什么东西。”德里克说，“更不用说你为什么要来阳光充足的奥伦基镇放松一下，打打比赛，因为你不想困在海边的那个天堂里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我来这里的目的？”莉莎问。

他湛蓝的眼睛与她的目光相遇，好像都知道对方的底细。

“威尔·辛格尔顿正在为这场比赛忙得不亦乐乎，所以他才请我来接你。莉莎 K，你不用遮掩了。”德里克说。

一时间莉莎站在那里张口结舌。德里克不经意的几句话效果是十分有效的，她不知说什么才好，这效果如同她顶过去的那一肘。

我的上帝！她心想，他居然知道莉莎 K！他什么都知道了！

莉莎 K 这个名字是她在另一个生活里使用的——她的新生活，她喜欢如此称呼。婚姻的瓦解，对电影业的失望，她被

迫返回老家。返回少女滩之后她发现了真正的生活和真正的人……但也碰到了真正的问题：如何糊口。

还算幸运，莉莎有几个真正的朋友，这些人是她从小就认识的。其中之一是爱娃·巴恩斯，她从事新闻业，当上了《俄勒冈日报》的经理编辑。她知道莉莎是数独游戏的能手。爱娃还知道越来越多的读者开始喜欢数独游戏。于是她请莉莎担任报纸的数独专家，一边编游戏一边写专栏，为读者送上破题建议。如此安排，莉莎也算有了赚钱的工作。结果比莉莎想的还好。如今莉莎有机会向全国发送游戏，所以源源不断的收入真能使她将麦克森联合公司抛到身后。

莉莎很早就知道，好莱坞这个地方喜欢开门见山，但不喜欢追求智慧，对于廷塞尔顿里的大多数人来说，这是无所谓的。电影人喜欢取笑比尔·盖茨和其他西雅图和里士满的电脑人，所以莉莎在数字和逻辑上的才能，是整个电影业都无法接受的。好莱坞瞧不起聪明的女人，因为她们在公开场合不想掩饰自己的智慧。如果这个行业发现他们的高手之一竟是北面俄勒冈州的一个女性，这难免要与世界电影之都推崇的形象发生碰撞。名人，名模，电影棚里管事的，当然都希望他们的顾问聪明，但数独游戏的聪明没在正道上。

事实上，在好莱坞要想站住脚的话，脸皮要厚，镜片要厚，最好还是博士。

如今，原来还不为外人所知的数独生活，经过这位过去的电视明星一说好像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了。

德里克·罗宾斯对一脸惊讶的她做出一个鬼脸来，这使他看上去活像一个超大的妖精。

“嘿，也许我不过是为电视扮演了间谍的角色，但是，还有……”他打住话，笑起来，“莉莎，我也挺喜欢数独游戏，都有好些年了。也许都是因为《谍术》当了几个季度的密码破译员，但我对密码和谜语还是略知一二的。这些东西在国内流行之前，我就请他们把英国和日本报纸上的数独游戏送给我。让我们面对现实，美国人的数独世界还是相当小的。你刚搬过去之后，俄勒冈的报纸推出莉莎 K 写的专栏，那时我就开始怀疑了。等我读到你写的东西时，我知道一定是你。你写的和你说的都是一个风格——迷人。你的秘密属于我。”

德里克耸耸肩：“当然，威尔请我来接你，真相一下子大白了。”他又做个鬼脸，“听说你能来我很高兴。但我要告诉你，”——他的笑容绽放开来——“我来是要赢的。”

莉莎还以微笑：“我也是。”

2

德里克从约翰·韦恩的塑像下面拿起莉莎的背包。他抬头看了一眼青铜塑像：“你知道，公爵自己大概演了50年。”演员德里克一边将包递给莉莎，一边摇头。

莉莎明白。德里克进入演艺界的时候还是个少年，他专门饰演英俊但又迷茫的男孩，这些小伙子不知如何才能走入成年。后来他又扮演英俊而又迷茫的青年。摄像机喜欢他，但喜欢的方式非同一般。莉莎见过摄影棚里相貌平平的人（一般都是骨瘦如柴）上千次试镜，为的是发现那些极少数在银幕上英俊的演员。在现实生活中，德里克是个帅气的男人，身材匀称，和妖精有一拼，但不知为什么，摄像机把他照得更秀气了——弱不禁风。

岁月流逝，德里克一天天变老，原来的特点反而对他不利了。在好莱坞英俊麻烦的中年人都留在摄影机的后面——一般都要重新整理自己。但德里克在《谍术》里出演英俊聪明的密码破译员，又以高调的方式重返影坛。《谍术》系列一连演了八季，德里克扮演的怪人从后台来到前台，成为这出连续剧里的台柱演员。制片人事先安排了两个女主角和一个男主角。

但是他们谁也敌不过德里克。等演到第四季的时候，德里克和那个黑人女子（此人扮演顽强的间谍专家）排到了演员榜的榜首，出场费也是最高的。麦克森联合公司应邀将最后一季推上高潮，这时的德里克将专业水准和乐趣巧妙地结合起来，莉莎对此印象深刻，不过，《谍术》去年播完之后莉莎就没有听到德里克太多的消息——不好的兆头。

“你现在拍什么戏？”她一边把包背到肩上，一边问。

“显然，世界已经决定我不能再演形象戏了。他们请我演恶棍，精神病患者，反正都是坏人。一个间谍片，几个谋杀谜案，还有不少恐怖片。”德里克摇摇头，还演戏式地打了个寒战，“我可不想成为我们这代人里的托尼·波金斯。”这个话题到此为止。

他们走到外面。德里克在前边引路，走向旅客上下车的站点：“这趟航班坐得怎么样？”

“人声鼎沸。一百多个孩子一起喊，说他们拜访了能讲话的老鼠，又抱怨他们的耳塞。”莉莎无法压抑她的笑容，好像还有点后悔，“我身边坐了一个迷人的小伙子。可惜，他比我小了几十岁，才长了四颗牙，还流口水。但那还是挺讨我喜欢。我几乎把心送给他——更不用说那几根头发了。在3万英尺的高空，还有160分贝的噪音，我现在还觉得难受呢。”

她停下话用手擦拭额头，希望能解除尚未消散的头痛。她一边按摩脑袋一边环顾四周，刚好发现了他们的目标：“好漂亮的汽车。你在这边住吗？这是你的车吗？”

“不，不是。威尔和公司安排的轿车。”德里克说，“我还